

台灣 - 台北 > 印尼 - 雅加達
印尼 - 雅加達 > 印尼 - 日惹
印尼 - 日惹 > 印尼 - 泗水
印尼 > 菲律賓 - 馬尼拉
菲律賓 - 馬尼拉 > 泰國 - 清邁
清邁 > 泰國 - 清邁叻丕府



JAKARTA INDONESIA

RUANGRUPA, FORUM LENTENG, and SERRUM 雅加達，印尼

從雅加達機場遇見前來接機的 Ruangrupa 成員 Barto 坐上計程車的路上，其實都還未真的抓到印尼的尺度。很有趣的是，每到一個地方，從機場到市區的這段路總是特別虛幻，像是被建構出的一段話語而抹平了城市 / 郊區、貧窮與富有，當然還有距離...。

再這段路上，我抓不到這個城市的身分。這段路像是機場的延伸，一座孤島，像是傅柯的 " 異托邦 " —— 一個不是地方的地方。高速公路如一把現代的尺，讓這把劃有刻度的尺化作現代之劍，這把劍不只可以砍下頭顱，將活生生的巨人化作無生命的高樓，也將迸裂的腦袋化為那些 " 不現代 " 的落伍事物。如此我們才能將事物變得平順而有效。

從近年與打開一當代藝術工作站的夥伴們進行台灣與泰國的當代藝術、文化的交流開始，似乎發覺再這幾年中，我已經將泰國的經驗自動的轉化為一種對東南亞，對亞際的想像投射。如今面對這陌生的一切，或許是從機場的路途總像是在考驗著旅人對城市真正面貌的判斷。我該如何測量？從何開始，透過正要展開旅程提出另一個 " 理解的尺度 " 的問題並給出一個答案，或至少是線索？

計程車漸漸開入市區，雅加達市的交通也開始變得糟糕。Barto 說，一段 10 幾分鐘的路程，在雅加達可以塞到一個小時甚至兩個小時，並且除了火車以及近年才增設的少量觀光巴士，沒有其他的大眾運輸工具。交通的不便將人們分隔開來，彼此疏離。

但也因此，我像是開始瞥見了這個城市的真正面貌般，儘管只是一角，也讓人





我所住的地方是在名為 tebet 的區域，第一站藝術空間 Raungrupa 也是在同一個地區，與一路上瘋狂的交通、歪扭的街道、人行道，高聳的大樓完全不同地，tebet 像是某種歐洲的鄉間社區？小小的巷子呈接近格狀的交錯，既不是雅加達大多數地方般沒有規劃，也沒有太多過度規格化的千篇一律。各式小販、不同色彩的住家有機多樣的發展著。

為什麼 tebet 跟其他地方這麼不同？Bar to 笑說：這就是他喜歡研究歷史的原因。50 年代，當時正值美蘇冷戰，印尼首任總統蘇卡諾以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為名，拒絕接受蔣介石的“中華民國”以中華奧會名義參加當時的亞洲運動會；而國際奧會也宣布無限其禁止印尼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為了回擊國際奧會的決定，蘇卡諾提出自行舉辦新興力量運動會（Games of the New Emerging Forces，簡稱 GANEFO），1963 年 11 月，印尼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發表聯合聲明，宣布將於次年 11 月在印尼舉辦首屆新興力量運動會。為了迎接奧運會，新的運動場館是必須的。印尼政府選定了 Senayan 地區作為場館預定地，將原 Senayan 居民遷至 Tebet。大規模的造鎮計畫將原本是沼澤區的 Tebet 改建為具現代觀念與規模的新式社區。



Raungrupa 在從 2000 年開始至 2007 年才找到這個地點並且長期發展。但 Barto 也提到，現在的居民其實很多都不是原本的了。因為這個社區環境太好了，許多有錢人就跟原居民購買房子，原居民將房子、土地換成了金錢，卻又沒有進行投資，很多其實往後的生活並沒有好轉。



住處附近從早到晚街上是無數小販。這裡的小販推著非常小的攤車，沙爹和台灣吃過的完全不同，說不出混雜了什麼的醬，並切有生米腸配著吃。點一盤沙爹米腸，攤販旁也沒有桌子，只有幾張塑膠椅，客人端著盤子圍坐一圈，就形成了臨時的隱形包廂。

藝術團體 Ruangrupa 的故事得從 90 年代末講起，當時 Ade Darmawan 遇上 Hafiz Rancajale，一起合作了幾個展覽和音樂會。在 2000 年時，他們與其他四個成員決定組成一個藝術家團體，為雅加達的年輕藝術家提供空間，也因此 ruangrupa 成立，致力於三個發展重心：空間、跨領域藝術、都市文化。由此基礎工作發展而出的節目包括像是：RAIN Network (2001)、OK. Video (2003)、Jakarta 32 ° C (2004)。2008 年時，組織有了大幅度的變動，他們決定成立一個新的組織架構去涵納四個新部門：ArtLab、支援與推廣、研究與發展、OK. Video。

雖然之前就與 Ruangrupa 的成員見過面，但一直到這裡才曉得他們名字的真正念法：Raung-rupa，也因此他們都簡稱這個基地為 "RURU"。

幾天下來的觀察發現，在不算太大甚至有些簡陋的空間裡有著許多”部門”，出版部門、協助與支持部門（類似推廣）、媒體影音部門、圖書檔案部門、展覽部門 還有 art lab 等。整個 raungrupa 又設有大部分空間是開放式的討論場所、咖啡店，很適合讓各部門有共同交換意見的場合。每個部門裡除了少數較為年長的成員以外，大部分年輕人都來來去去的，一下這位來討論活動規劃，下一會另一位談視覺設計；或是這裡開完會後，負責人 Ade 又到另一個角落開起另一個會議來。

詳細問了 Barto 後才曉得，Ruangrupa 其實並不宣稱有”成員”，除了少數幾位較為年長的創辦人以外，許多年輕的藝術家都是將自己工作額外的時間投注於各項不同的事務與計畫，除了行政以外沒有全職的工作。但 Ruangrupa 仍舊規劃了一套工作模式並試圖維持這樣的彈性，讓工作不致於綁住每個參與的人，並仍能保有靈活性。

每個部門各自獨立做事，基本上不互相干涉，但最重要的其實是 art lab 的幾位正式 / 非正式成員，是制定 Raungrupa 運作概念和做決定

的核心，而非負責人 Ade。比如說這幾年一直到 2015，他們制定出的主題是”城市”，而前一回則是”移動性”，每次約四五年換一次發展主軸。而主軸訂下來之後，各部門就各自去發展圍繞這個核心，邀請年輕的朋友和藝術家一起腦力激盪出活動、展覽、工作坊、研究等。舉例來說，比方接下來要有個展覽開幕，有可能就會找協助與支持部門，去安排活動、租借器材、找表演、dj 之類的。總之，靈活而又互相交織的工作模式。每個人大多時候在自己的空間工作，

而在營運上，Raungrupa 的運作經費，大多來自歌德文化協會，還有少部分計畫形式的來自日本文化協會、荷蘭文化協會、市政府之類的。

除此之外 Raungrupa 內部則

有設計部門做商業案，RURU shop 賣藝術家商品（raungrupa 在年輕人間很受歡迎，商品賣的非常好），這些都是收入的來源。

整體來說，raungrupa 的成員不只是有美術系畢業的，更多是從文化、政治、哲學等領域而來。Barto 說，他們希望是有不是藝術家、藝術訓練出來的人加入 raungrupa。這也完全反映在他們辦的展覽、活動中，大多時候的作品展覽都是很 low 的，但有很強烈的實驗、移動的能動性。Barto 這麼說：我們並不以藝術定義我們的身分，我們只是和一般人一樣，而藝術是工具而已。跟大眾溝通的工具，注意這個社會沒有注意到的事情的工具。

RUANGRUPA

創造是離散也是聚和的有機狀態





Ruangrupa 裡的 RURU 商店，就位在整個空間的前院，另外搭出的小空間裡。裡面販賣的除了藝術家製作的創意商品，像是衣服、包包、筆記本等，也有成員組成的樂團 cd，國外的藝術期刊等。我很好奇地詢問他們賣的如何，因為從台灣的經驗來說，並沒有太多的藝術空間、團體以此為收入來源的方式，又或者入不敷出。Barto 說其實在這裡賣的非常好，Ruangrupa 也會不定期的與藝術家合作，設計出限量的商品，並同時規劃展覽、表演活動來行銷。他笑到，年輕人對 Ruangrupa 很崇拜！每次的限量商品都會搶購一空，他們還會偷偷再加印。

在我抵達的第一個週末，就遇到 RURU 商店的週

末市集。才意外的發現，原來就連市集的活動也扣著 Ruangrupa 所訂出的主題概念，像是 "移動性" 與 "城市"。主要的攤位是雅加達的一個自行車團體，以及最近的一次腳踏車遊行活動的記錄影片。結合插畫、塗鴉的藝術家以

及一位行動理髮師，每個部分似乎很鬆散的扣著主題坐落於展間中。" 透過這些活動、商品，我們像是設下陷阱，把年輕人吸引近來，所以刻意不去處理一個太精緻的展覽、作品或活動，讓年

輕人覺得沒有距離。接著我們辦工作坊的時候，就可以引導他們怎麼理解和閱讀我們周遭發生的事，甚至拿起手機拍攝作品，加入我們的 ok video 短片影展 "Barto 接著說到 " 我就是這樣被拐近來的 "

RUANGRUPA 設下一個陷阱， 把年輕人吸引近來





RURU 電台是 Ruangrupa 的新計畫，每週一至二週一次，有的時候會設定特定的主題，也有些時候只是邀請藝術家來隨意亂聊。他們把這些廣播節目串流到線上直播，並漸漸的擁有一群忠實的聽眾。當然，也是年輕人們！

此外，當我在印尼期間，正好接近他們的總統大選。兩位候選人中一號曾經在 98 年雅加達排華暴動時，擔任當時的軍隊總指揮；相對的二號是平民出身，除了本身就是重金屬迷，關注藝術與文化外，也是相對照顧基層與弱勢的候選人。以致於這場選舉像是正義與邪惡的對決一般鮮明。

可是 Barto 說，在印尼最重要的是宗教是神，其次是足球，政治則不知道排到哪去了，一般人根本不熱衷...。一群藝術家便自發性的發起一個網站 [http://](http://darirakyatuntukindonesia.com/)

darirakyatuntukindonesia.com/ 來聲援二號候選人。Ruangrupa 也憑藉著他們在年輕人中像是新偶像的位置，試圖透過 RURU 廣播和各種展演、活動，來聲援這位候選人。以行動創能影響社會的聲音！

SAYEMBARA 20 HARI UNTUK JOKOWI



Kirimkan karya yang dibuat berdasarkan pengamatan:
1. "Apa hasil kerja Jokowi?"
2. "Apa kerennya pemimpin blusukan?"

Syarat dan ketentuan sayembara:

1. Peserta berusia 17 - 28 tahun
2. Mengirimkan karya berupa gambar, foto, karya grafi, aransemen musik atau lagu, dan video. Karya digital resolusi 72 dpi dan karya video durasi maksimal 10.
3. Melampirkan penjelasan karya minimal 60 kata (kec).
4. Setiap orang boleh mengirimkan lebih dari satu karya.
5. Karya tidak mengandung SARA.
6. Karya dikirim ke untukjokowi@gmail.com paling tar
7. Bertakan biodata berupa nama lengkap, kota domis, dan lampirkan scan KTP.
8. Lima karya terbaik diumumkan pada tanggal 8 Juli
9. Seluruh karya yang masuk akan diunggah di [www.d](http://www.danirakyatuntukjokowi.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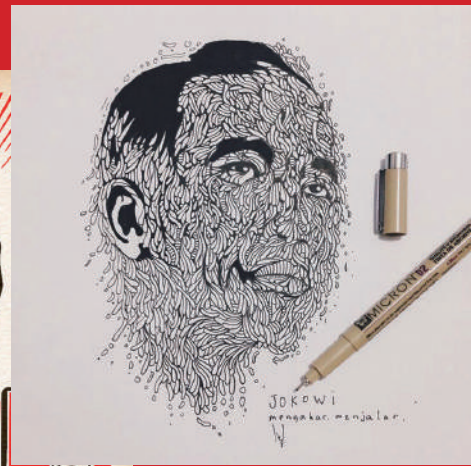
Hadiah bagi lima karya terbaik:

1. Hadiah utama yaitu paket buku yang terdiri atas:
 - Masing-masing 25 buku sejarah terbitan Komunit
 - Komik karya Azet
 - Komik karya The Popo
 - Komik terbitan Daging Tumbuh
2. Paket artist merchandise dari Daging Tumbuh, Endo Kardura, Keramik, Papermoon Puppet, dan The Popo
3. CD Music dan Dialog Diri Han dan Pandai Besi
4. Produk dari Cotton Ink dan Karmengski
5. Empat edisi cetak Majalah Cobra
6. Ditempelkan sebagai cover online Majalah Cobra
7. Buku puasa dilanjutkan siaran bersama The Popo d

Info: untukjokowi@gmail.com | www.danirakyatuntukjokowi.com



rokknvisual



RUANGRUPA

透過媒體

創造另一種聲音





最先學嚐到的印尼料理了沙爹以外，就是一道叫做 nasi goreng gila 的炒飯。nasi 是飯，goreng 是炒，gila 是瘋狂。瘋狂的炒飯。炒飯加雞肉加蛋變成 nasi goreng ayan special。

說到 nasi goreng gila，barto 又有故事可以說了。1998 年，印尼陷亞洲金融風暴，進而引發雅加達排華暴動。而 nasi goreng gila 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產生的食物。當時由於經濟危機，大家都非常非常貧窮，生活也很艱苦。所以做菜的時候常常沒有足夠的食材，或醬料什麼的用完了。於是有人就說，隨便你有什麼，就幫我炒在一起吧！於是變成這道瘋狂的炒飯，意思是隨便弄吧。各種肉阿菜的各一點，醬料也混著加，將就著吃。沒想到，即便是在經濟恢復之後，反而成了一道很受歡迎的料理，就這麼放到菜單上直到現在了。

另外，Barto 雖然說的不太肯定，但他認為沙爹也是同樣的道理。可能以前沒辦法買到許多肉，所以大家就把肉切成小碎塊，串上一些肥肉等一般不太吃的部分，烤一烤變成沙爹，也同樣道今日成為印尼人最愛的道地小吃，只不過肉塊稍微多了點，也不會有肥肉了。（印尼的沙爹，不是一串串買的，而是一小把好幾串配上切好但沒烤過的米腸吃）。每個地方的沙爹味道都不同，烤的方式、肉、醬料也不一樣！

這麼想起來，滿街的小販所賣的其實都是很簡單的小吃。香蕉蔬菜裹一裹麵衣炸，切一些丸子配麵等等的，都像是金融風暴下的鬼魅了。





JAKARTA 不斷變動 中的 貧富差距 之城

另外有天當我們走在要搭火車的路上，Barto 突然說今天天氣很好很舒服。我聽到的時候心想，不就是個大太陽的好天氣麼？雖然有風但氣溫還是高的，怎麼需要特別強調？但他接著說，因為今天是雅加達市慶，市政府一定花了很多錢請薩滿巫師來作法，所以天氣才會這麼好！接著他也說，Raungrupa 有時候辦大活動的時候，也會請薩滿來施法，比方祈求開幕兩個小時的好天氣之類的。不會很貴，而且打電話叫就好了，很方便！有一位薩滿甚至有個人網頁。

雅加達沒有捷運，公共運輸除了像小巴的公車還有近年開放的旅遊幹線外，就屬火車了。雅加達的火車，就像是我們的區間車，鐵皮車體的也透過天線來接電。上下班時間特別擁擠，甚至會像日本的電車那樣，需要硬塞上車。我們在火車月台等車的時候，Barto 他需要仔細聽一下廣播說接下來是往哪的火車，因為這裡的

火車一點標示都沒有，完全仰賴站務人員的廣播，而那廣播器材非常糟糕，搞的甚至當地人有時候都弄不清楚。接著，廣播響起播報的聲音，Barto 突然大笑說你看，剛剛那站務人員說：接下來進站的列車是往 A... ... 不對... 是往 B... 。

雅加達，一個無時無刻都在塞車，有無數關於交通笑話的城市，也不難想像為什麼 Raungrupa 會以移動性作為主題了！



serrum 是另一個在雅加達的藝術團體，名稱是取自 share room 的諧音而來，大約 10 位左右的藝術家都是從同一所學校畢業，一起租下共享這個像是小廠房的空間。我拜訪的時候，整

個工作室的人都在做案子，像是台灣的雕塑系吧，在做百貨公司櫥窗的佈置，一堆保麗龍在雕造型。這

裡的藝術家平時靠優異的技術接 case 維生，額外的時間便一起發起計畫或行動。也因為他們都是類似師範學院？畢業的，所以他們關注兩個方向：社會教育和都市文化。

SERRUM

以行動喚起大眾對生活周遭事物的關注

其中一個計畫比較像作品的是他們做了一個移動影像，把投影機、發電機裝在一台車上開到街上去，去找一種這裡收垃圾的人在用的推車，因為他們準備的影像就是用那種垃圾推車的尺

寸、形狀準備的，有點像是 mapping 的技術，將影像 hack 到日常生活中，處於邊緣位置的物件，相當有趣。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QLUIxPZKk0>，

第二個計畫是透過 youtube 頻道自己做藝術新



聞，是真的新聞：如目前有什麼表演、展覽、活動，可是他們找來的播報員，是平常幫他們載運作品的貨車司機，當聽到司機朗讀藝術的專有詞彙，支支吾吾說不清楚的樣子，非常有趣。當然，司機本人也非常樂在其中。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EwAs27fWpY>

第三個他們向我介紹的，是受邀參加韓國一個 "THE GROWING MANUAL" 展覽計畫，這個計畫邀請亞洲各國的藝術空間、團體，個別選出一種能代表他們的植物參展，台灣奧賽德工廠也有受邀參加。

在這個計畫裡 serrum 選的是一種薄荷，有療效，一般人都會摘來吃還是擦的樣子，影片裡面他們以 sehat（健康）這個字設計花架，種

植有療效的薄荷，然後放在社區的路邊，讓路人可以取用。跟他們的兩個方向：街頭文化、回饋與社會教育有關。<http://www.youtube.com/watch?v=RYPpkpJutx0>

最後一個則是去年做的計畫，名為 "UNSEEN SIN"。他們將自己打扮成營造工人，企圖為路邊的一處正在蓋高架橋的橋墩漆上大自然的景色。<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ywjJfLscTE>

serrum 的所發展出的計畫，往往運用實際的行動，去參與、介入生活周遭那些不被注意，甚至是被忽略的荒謬之處，試圖改變它並喚起大眾的關注。

akumassa

ISSN 2086-2865

Jurnal Tentang Aku Dan Orang-Orang Sekitar



In Lenteng Agung, We Shared a Story
about an Event 12 Years Ago



Dinner with a King in Nagari Badewa



Energi yang Terbarukan: Manusia



The Footnote of this Election



forum lenteng 是由 raungrupa 的發起人之一 Hafiz Rancajale 另外創立的團隊。他們專注於媒體和影視文化的研究和傳撥，特別在於電影和網路媒體這兩方面。

也因此 forum lenteng 除了負責人 Hafiz 是藝術背景外，其他幾乎都是新聞、媒體出身，而且幾乎都是志工。他們專注於新媒體對現代生

事物，用文字、用攝影、用影像，並且架設網站全部一篇篇上傳。更可貴的是，這些工作坊結束後，這些所謂的當地自己的媒體並不是曇花一現的短期活動而已，都還一直持續到今天；每個地點都有一位成員、志工住紮在當地持續協助，而且也都是沒有薪水的，完全志工，這些志工必須自己找到自身在當地生存的模式，比方說接案子、跟當地政府合作、當溝通協調的角色、做企劃案。

FORUM LENTENG 資訊與影像是我們認識 自身的方式也是武器

活的影響和可能性，比如在計畫 "akumassa" 中，他們將志工分派到印尼各地六七個邊遠地區的社區做的媒體工作坊，這個工作坊的目的是為了帶領當地社區創造一個屬於自己的 "媒體"。forum lenteng 捐出 DV 電腦等設備，教當地的小朋友、老人和婦女使用；且除了技術以外，也讓他們學著自己報導自己生活周遭的

錄放影機到衛星電視在印尼的廣告、新聞，或是相關的報導堆了一整間房間。比如其中一個研究是關於手持攝影機發展之初，當時印尼政府非常害怕這種新科技能讓大眾自身成為媒體製造者的時候，所舉辦的國際論壇。forum lenteng 找到當時的錄音，全部打成文字並出版。從影像文化道出非常尖銳的認同問題。

另外，他們還做關於媒體、影像、電影在印尼的起源研究，一疊一疊的簡報、研究檔案，從最早手持攝影機、

第三部分，源自於對電影的熱愛，他們開始幫外國的經典電影，全部加上印尼語字幕！！甚至台灣的導演蔡明亮、侯孝賢、楊德昌等，每部片都有印尼字幕，也同樣都是志工協助完成（學生和畢業的都有），到現在已經有 100 部影片，全數都可以在他們網站上用 BT 下載，（當然是盜版的 XD）。每個禮拜一都會在空間播放配上剛翻譯好字幕的影片，同時做討論，還有字幕的教訂。

第四部分，他們蒐集印尼文書寫的，關於媒體、電影的重要文章，然後做成選輯，一集一集的這樣，一樣全部都可直接從網站上下載。

看到這裡，其實我已經想要說，如果有一天印尼政府垮台了，還有這些藝術家、團體會將整個社會撐起來的。



JOGJAKARTA INDONESIA

PAPERMOON 日惹，印尼



對日惹的第一印象是非常純樸的城市，或許是因為雅加達太過瘋狂，來到這裡顯得特別放鬆。沒有惱人的交通，崎嶇的人行道或是瘋狂的司機。日惹這個城市的北部是一整區的學校，整個城市的物價，無論食衣住行幾乎都只有雅加達的一半左右，也因為如此有相當多年輕人甚至畢業後留在此地。

或許是這樣的背景，日惹南邊也成了藝術家聚集的地方。藝術家與藝術家、工作室與藝術機構、美術館、咖啡廳，都是在步行可及的地方，如果能租一台腳踏車就更為愜意了。

另外的特別之處是在這座城市的中間，一個片綠地公共區域和宮殿，也是日惹的 " 王室 " 所在之地。日惹是印尼舊的首都，並且沒有像是雅加達在舊巴達維亞時期曾被荷蘭殖民，便一直保有其國王和王室直到現在。只不過在印尼的現代化過程中，不可避免的還是由當前國王來擔任省長的職位，試圖連結這座城市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一半的高樓，一半的矮房，還有已經半傾頹的老城牆。

日惹的街上除了到處可見的塗鴉，另外還有許多紅色旗幟和公牛標誌。一問之下才曉得同樣



是關於總統大選，而紅色與公牛標誌便是代表二號候選人。絕大部分的日惹居民都是二號候選人的支持者，當然藝術家同樣不例外。



每到中午、傍晚時間，你便會看到一些人家紛紛從家裡端出幾個塑膠盒。在這裡並沒有太多餐廳，更多時候是這樣的家庭食物，各種豆類製品與甜點。其中日惹獨特的兩道食物，一個是由黃豆加上酵母製成塊後，切片油炸或煮食。而另外一種則是魯波羅密，吃起來鹹中帶點甜味，非常獨特。搭配上炸牛皮和雞腿肉。





papermoon 是 Ria 與 Iwan 夫婦兩人在 06, 07 年間所創立的。最初 Iwan 是會繪畫的藝術家，他喜好以戰爭為主題，以符號、象徵描繪出人類在戰爭的催化／摧殘下的人性面貌。而 Ria 則是主修社會學，除了長期關注社會弱勢族群與議題外，也對兒童教育特別投入。

早先兩人結為夫妻後，開始以搭檔的方式與小朋友做工作坊。在工作坊中他們發覺小朋友對玩偶、偶戲總是特別感興趣；並也在同一時期，有機會接觸了來自國外的劇場、偶戲團體，發現這樣的形式有著無限想像空間。進而開始思考如何結合兩人的背景來發展獨有的偶戲形式。

最初他們從 Iwan 爺爺的故事開始，Iwan 的爺爺在 1965 年由於一場大規模的政治迫害而入獄，而經由更進一步的了解發現，這幾乎改變了不只是一個人而是一代人的政治事件，卻鮮少有人知道，更不用說記述在官方的正史中或是在

學校教育裡學到了。於是在 06 年開始，他們兩人開始進行口述記憶的訪談，去找尋曾經經歷過那一段政治迫害的受害者或其家屬，將故事一點一點的拼湊起來。在經歷一年的時間訪問、研究、醞釀下，他們成立的 papermoon 並正式以手操偶戲的形式，將那些重要卻遺失的記憶重新帶回給大眾。而產出了 "MWATHIRIKA" 這齣作品。

自創立 papermoon 以來，兩人從構思故事，設計角色，舞台規劃到燈光音樂等樣樣都自己來，但也漸漸的有人從幫忙變成加入，慢到現在已有六個固定的成員。Ria 與 Iwan 對每一位成員都像是自己的小孩一樣，與他們溝通、討論、教導，讓他們去學英文，慢慢的有邀請或駐村的機會，也讓成員自己前往，面對全新的世界。

ria 說到其中一位成員，由於沒有唸什麼書，原本的目標是當一個超市收銀員。是在巧合下才來到 papermoon 幫忙並成為成員，曾經有一段時間，ria 也曾經擔心他會不會不想待了，或是想要自己成立事業。但後來仔細思考後，也釋懷了。她反而更希望，如果真的有成員離開了，那就要往上走、往前走，不要回去做沒

PAPERMOON

是劇場也是一個家庭



有目標的人，那怎麼樣都沒關係了。可喜的是，這些成員也沒有人希望離開，反而建立起更為緊密的關係？希望 papermoon 可以是所有人的家，也是大家共同是未來。如他們已經買下一塊地，未來將要蓋一個有自己的劇場，每個成員都有工作室的新 papermoon。







待在 papermoon 的幾日，我在他們耐心的教導下開始製作自己的戲偶。以陶土為底先直塑出臉型，再用膠水濕敷上薄牛皮紙片，待乾燥後重複再上兩層，這樣做出來的紙模才會堅固。一步一步的，建構出以自己臉為基礎設計的戲偶。

同一時間，Iwan 也介紹我他的假日嗜好，到火山上做 off road biking 一腳踏車越野。日惹的市區北邊不遠處，就有一座活火山，每四年會噴發一次。每一次火山爆發，鎮上便會響起敲打竹筒的聲音警告大家，漸漸的由於火山灰的原因，會開始降下灰白色的火山灰，像是雪一般。

雖然我並沒有親眼見到，但這一切從 Iwan 的口中描述出來，敲打竹筒的聲音，岩漿的流動，像是被雪覆蓋一般的熱帶城市，一切都那麼的魔幻。甚至某種程度像是一種預言，一段關於萬物生命如何起源、死亡的循環過程，或是人與自然的角力、相互摧毀、互相助長的愛戀原型。

而在山上的 off road biking，馬上給了我很強的視覺感，而且是轉化的、隱喻的視覺，將森林裡穿梭的腳踏車想像成岩漿的竄流。除了強烈的視覺、岩漿的溫度所給予的生命力外，火山、斷層的運動，火山灰的積澱，也都是孕

育島嶼、土地甚至生命的能量形式。

於是，一個從陸地到海洋，由高處至低處，關於生命的詩，就這麼起了頭。

而既然日惹的火山是這場生命故事的起點，那麼終幕會是在哪呢。從山岳到平地，最終是否流向海洋？那麼一段從火山口中噴發而緩緩流向海洋的過程，不就也像是陸地 / 海洋、大陸 / 島嶼的流動敘事。

若從整個南島語系的歷史和寓言形式，會不會能將台灣和印尼連結在一起？形成人一自然，生命一死亡，有機一人造的生命詩。

山-海 流時,
 造陸-陷海
 火山-斷層
 起點-終點 靜靜結束

從海岸到內陸
 從山頂到山腳
 在山海之間, 起點和終點之間
 是流動, 遷移的狀態
 不在此處也不在彼處, 無身份
 多身份的漸移民, 移民。
 (台灣, 引尼最大的貧民是什麼?)
 人如物, 人如物, 人如物
 人的遷移即物之流動
 工作/勞動狀態, 休息/文化狀態
 (台北車站事務)



一九七八年十月於

10P First United Bldg. 310
 Escolta St, Manila 1006
 Philippine, +63 939 374 4889

PASSPORT NB 302863598
 LO SHIH-TUNG / 07 APR 2021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ADDRESS
 8F, No. 143, Guinlin Rd,
 Wanhua Dist., Taipei City 108
 ADDRESS Thailand
 418, Muangjai Rd.
 Pomprabsoorapai
 Bangkok 10100

遷移的藝術
 潮濕的城市, 潮濕的
 遷 → 移動性的, 靜止的
 呼喚性的空間
 比如聯敘 移動 → hacking
 以象徵 hacking 文化, DNA
 Spore 不僅是協調式抗擾
 共生不地設寄生
 而多數是創造力的, hacking 文化
 (但回來, 外國的引進, 文化)
 並沒有減少, 而多則是什麼?
 (溫度以外, 文化)
 (引入他國文化)

一九七八年十月於

SURABAYA INDONESIA

WAFI LAB 泗水，印尼

Wafi Lab 是印尼泗水一個關注跨領域藝術發展的非營利藝術機構，由一群擁有不同活動組織與藝術運動背景的實踐者所組成。2008 年起 Wafi Lab 開始策劃幾個創意運動，並正式成立於 2011 年。作為許多不同興趣的容體，Wafi Lab 鼓勵創意的活動，探索新想法，同時建立多元永續藝術發展的穩固網絡。為了達到這樣的目標，Wafi Lab 設計了許多週期性的活動，像是工作坊、討論會、藝術展覽、錄像藝術節、電子音樂節等。Wafi Lab 有四個主要節目：1. Video Work 專注在以錄像作為創意媒材的創作，其工作議程包括：video:work、VJ 文化、個人創作計畫。2. Electro Work 專注在電子音樂的發展。主要有三種工作議程類型，Electro:work!、New Breed Attack 與 Akhir Episode Pop 是常規性活動，獨立性活動有 Fun with Knobs、Ex Machina。個人性計畫有 Soundhack 等等。3. Urban Work 專注於泗水都會藝術，多半以視覺藝術展覽為活動，其中一個是 Abandoned。4. No:Work 屬於全國性觀察工作，發展創意教育的功能，舉辦工作坊、講座、討論會等，所有教育相關性質的工作都包含在內。

wafi lab 的主要的成員是 helmi 與 debrina，



WAFI LAB 駭客的精神 是我們如何用 簡單的方法 解決困難問題



而其他的都是有正職的工作，或是根本不住在泗水，所以久久才大家聚一次，討論要做些什麼。在印尼政府、公部門並不支持藝文的情況下，除了少數較大的團體能獲得國外資金的挹注外，新成立或相對較小的團體總是有生存上的困境，這一點其實從雅加達到目前泗水是都一直存在的。但也同時，印尼的藝術團體也都顯露出他們強韌的生命力，試圖在逆境中找到可以想像未來，或是回應、回饋於社會的方法。

waft lab 作為一個以 maker space 為基調的團隊，主要以電子聲音藝術、影像為主。但這並不表示他們需要龐大經費才能做出高技術的設備。相反地，waft lab 著力於開發自己的產品，將舫間昂貴的 midi 鍵盤、效果器、混音器，以零組件的方式自己設計生產，將價格降到小孩子也能負擔的程度，並配合清楚的教學流程，一步步將聲音創作推廣到學校與年輕人之間。

也就是這兩點讓我對 waft lab 甚至整個印尼的藝術視野有另一層了解，因為我發覺那是一種流在血液裡的駭客精神！如何拆解、重組建構，讓事物更容易了解、流通和分享，更便宜更簡易，不是發明那些還未產生的事物，而是去發現人與人間溝通、交往還有教育的意義。

去做政府、社會沒有做到的事，改變這個社會和思想和結構。

無論是在哪個城市，有資源或沒有資源，都有著這樣的精神基底，我想這是印尼的藝術視野為何那麼不同，為何像個大家庭，為何如此讓人興奮的原因。

舉個例說好了，像是 waft lab 的第一屆錄像影展，當時 ruangrupa 的 ok video 已經進行了好幾屆，甚至有經費支援很盛大，可相反的 waft lab 的卻不是，他們說當時的預算幾乎只有一兩萬元（台幣）。而他們怎麼做呢？由於租不起器材，於是他們請被選上的藝術家們每個人自己帶自家的播放器、電視或螢幕來裝置。同一時間在雅加達的 forum lenteng 和 ruangrupa 則是盡可能的協助額外需要的投影器材，還有人力參與展覽的論壇討論。這不就是我們一直嚮往的場景嗎？



另外值得一提的，helmi 與 debrina 目前也進行一個外於吃 waft lab 的計畫，與泗水當地另外一個團體 c2o 合作，幫助位於五個小時外車程的山上聚落。這個聚落向來以種植咖啡、樹薯和丁香為經濟作物，賺取相當微薄收入。

helmi、debrina 與 c2o 的團隊一起進入深山，試著幫助住這個聚落找出他們獨有的經濟模式。並結合植物、生態研究的專家，為村落開發出新的有機產品，像是將咖啡樹葉製成茶葉以及咖啡味的蜜等等。無償的替這些產品設計和行銷到市區，以公平交易的模式直接的回饋於村裡的发展。





MANILA PHILIPPINE

98B 馬尼拉， 菲律賓

菲律賓的馬尼拉是個非常西化，或更正確的說是相當美國化的城市。連當地人都開玩笑的說，菲律賓曾被許多國家殖民，包括西班牙、日本然後美國一直到今天。從遍佈的教堂還有馬尼拉最普遍的大眾運輸工具 jeepny — 一種用美軍悍馬車改造而成的計程車巴士，便能窺知。當然，英文也一直是菲律賓的主要語言之一。

在這趟旅程中，在菲律賓要拜訪的藝術空間 98B 可以說是從未實地到訪卻對其成員最為熟悉的，甚至在印尼日惹的時候都與 98B 的一位創始成員碰上面。

98B 由菲律賓藝術家 Mark 與日本黃金町藝術計畫計畫執行 Mayumi 於 2012 共同創立。9 其注重社群連結、網路活動，並規劃有小型圖書館、廚房和創意商店的多元共享空間。其中也有著多樣式跨領域的研究座談討論，以及展演。不定期舉辦塗鴉藝術節與開放市集計畫，將藝術從白盒子空間中拓展到公共的領域，積極地實驗藝術的公共性與對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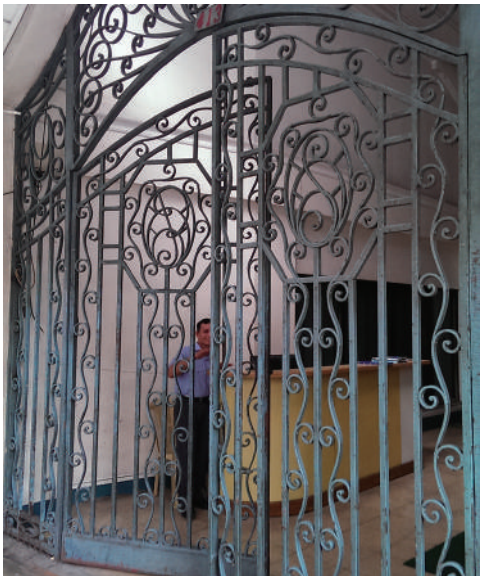
從成立以來便一直致力於亞洲的區域交流，而且不僅是交換藝術家或是展覽僅此而已。以 98B 於去年執行的日本－菲律賓旅行計畫來說，這個計畫包含了兩地的建築師、藝術家、插畫



家與文字工作者，透過在馬尼拉的駐地經驗合力完成一本菲／日／英三語的 " 旅遊指南 "。這本旅遊指南並非是要標示出馬尼拉的景點，而是讓插畫家描繪出他所觀察在馬尼拉市區中發生的特殊商業／生存模式，像是在塞車車陣中販賣花生米的小販；而建築師則透過觀察幾個特定的廢墟與沒落的地點，重新設計規劃出再生的方案等等。

他們所處的地點也很有趣，是在繁華落盡的老中國城金融區 escota。過去曾經輝煌一時而高樓銀行林立的區域，由於經濟中心轉移的關係目前也大多都是空樓。98B 透過舉辦名為 " 未來市集 " 的計畫，讓每週都有許多年輕人來到這個過去他們可能從未曉得的區域（馬尼拉加上衛星馬尼拉實在太大了的緣故）。某種程度上，也給予了 escota 這些空樓屋主看見以另一種方式活化的方法，進而與 98B 合作。

過去，馬尼拉的藝術生態是非常商業化的，不難想像 98B 以相對實驗性的計畫、公共的參與和介入，給予馬尼拉的藝術視野帶來的新衝擊。



SATURDAY FUTURE MARKET @ESCOLTA JULY 19, 2014

RIA Pascua | FLOW, Flow | SQoid | G&G Clothing | New Vintage Culture | Travel Finds Shop |
Handmade Home | CIVG | Ulap Outdoor | Miles&Fabo | Segunda | K'ved | STYLESRESSO |
RAQSIFIED | surprisesoutofboxes | Asterisk Pigment | Lorenz Gabutina | Uvla | Project Pearls |
Wolfe + Huntr | Shapeshifter | Krysvox | ABE+Hazellenut | Ella Lama | Artsy Kit | Faye Barcellano |
My Fabric Projects | Dory Garza | Marie KitNuevaluma | Happy Handmade | Bacon Kiss |
3shful thinking | Ardie Aquino | lorena/natt | handslopepapersartherup | LOVE HANDMADE |
POT Fortes | Anjo Bolarda | Kins | Hemingway Bookshop | Pouchiesbicspoke |
UP Cineastes' Studio | Watercolors by Dave | JM Artworks | Gerome Soriano | Blanco Quaderno
bubblypop | 400 LUX | KWAN | Polarities | PS Crafts with soul | Wishy Washi |
Misfit Market | SAL | 98B | FUB

9AM-6PM | First United Building | Escolta St. | Binondo | Manil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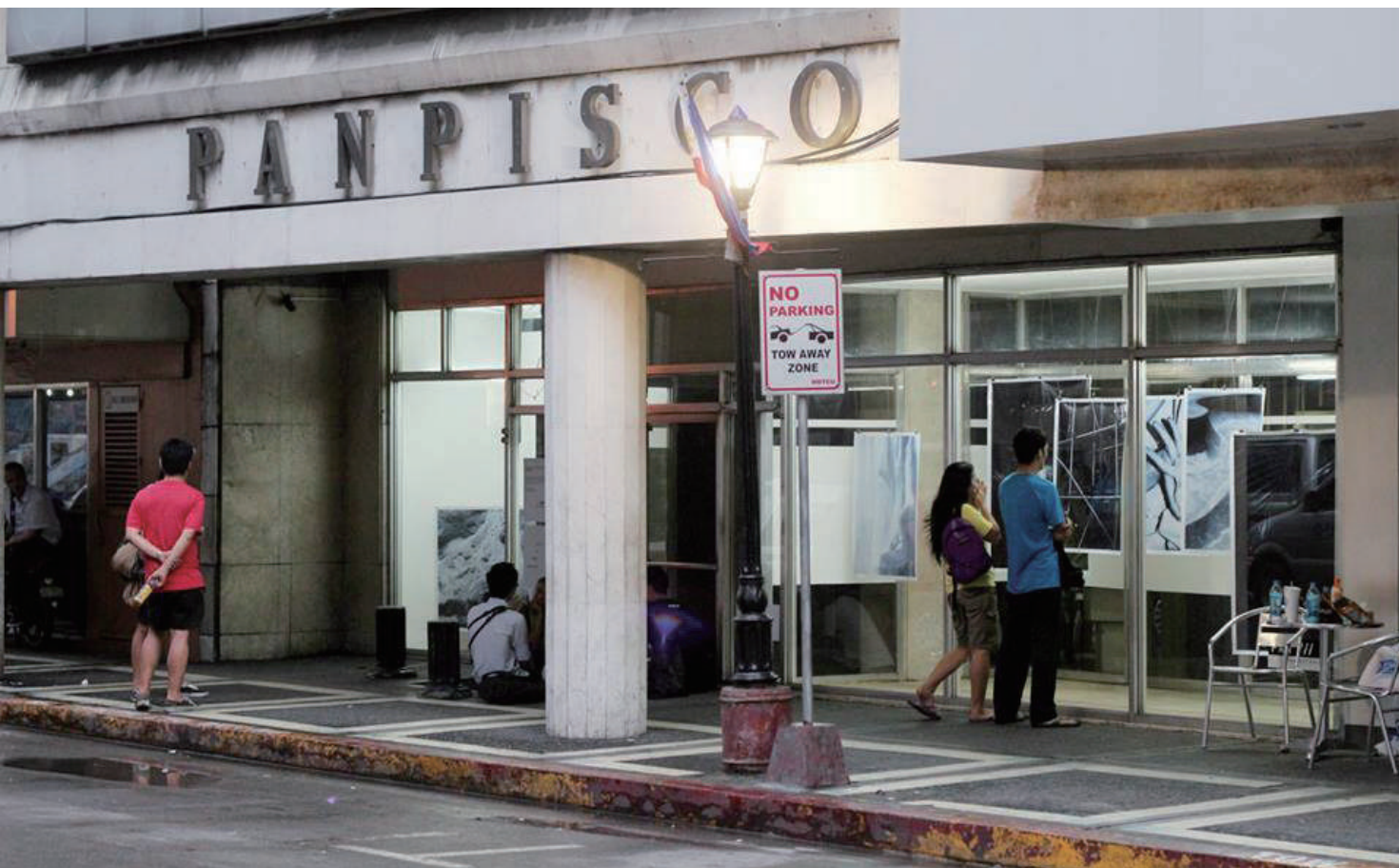
98B 每週固定舉辦的未來市集，似乎像是 Ruangrupa 的 RURI shop 一般，透過商業的模式卻也同時是關於對話和交換。創辦人之一的 marika 說到，許多攤位的老闆雖然本身並不是藝術創作的背景，但也在市集作為一個大熔爐的背景下，逐步發展出彼此間新的合作模式，甚至參與在 98B 對於 escota 社區的計畫之中。並且也讓越來越多年輕人曉得，這個地方是一個正在成形中的平台和舞台。

而在未來是集中，你會發現一個特殊的獨立區塊，他們命名為 "esc project"，這個計畫的概念是去創造一個臨時性的，伴隨著未來市集只有一天的 "作品展出"，被邀請的不一定要是藝術家，也可能是參與市集的年輕人所提出

的實驗性嘗試。esc project 有如一個出口，或一個對創作的可能性提議（特別是像前面提到的，對應於馬尼拉藝術圈的商業化環境）。是鼓勵與刺激各種想法的 "緩衝空間"。

而最後一個例行的計畫是名為 "PAN" 的櫥窗空間。98B 邀請剛畢業的學生或是有著藝術背景但必須工作謀生而放棄創作的年輕人，鼓勵他們在此空間展出。這個櫥窗空間將在展覽期間不能進入只能從外觀看，但 24 小時開放的狀態呈現。

未來市集、esc project、PAN 這三個 98B 例行性的計畫，無論形式或條件都與通常我們所認知的展覽空間相去甚遠。一方面是他們在毫無



經費支持的情況下，難以支持獨立而完整的展演空間。但同時，這幾個空間都是在與 escota 區的屋主、樓主溝通下的產物。不但讓藝術成的作為一種溝通和交換的語言，也試著讓有著先天限制的空間，轉為各種不同時態、規模、觀看形式的特殊條件。

98B 藝術作為一種 溝通和交換 的語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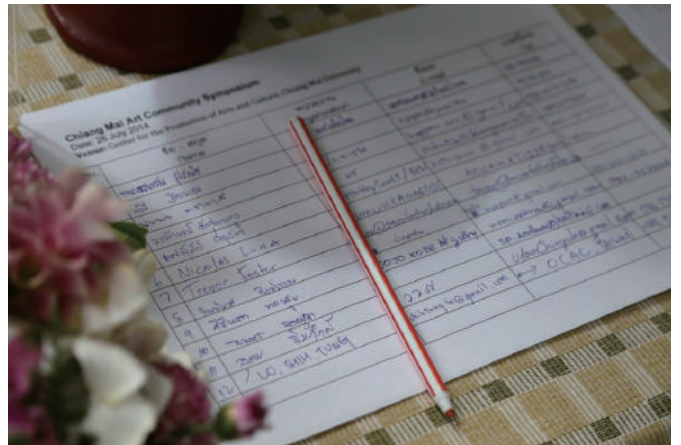
CHIANG -MAI THAILAND

CAC 清邁，泰國

儘管前面的行程壓縮到了停留清邁的時間，但還是很幸運的，這次拜訪的對象 Sutthirat Supaparinya (Som) 所發起的 Chiang Mai Art Conversation (CAC) 正在舉行名為 "is time to map our culture" 的一日研討會。

這場以描繪我們的文化地圖為名的研討會，上午先是邀請了清邁當地不同性質的藝術空間主持人來分享其經營理念，包含當代藝術、紀錄片資料庫、與生態環境相關的藝術進駐獨立機構、版畫工作室 等等。下午由美國文化中心邀請來的講者分享藝術與商業經營，並接著進入論壇主軸－如何描繪我們的文化地圖的開放討論。

當與 Som 還有另一位發起人 kom 更深入了解，這個論壇源自於一個對清邁藝術環境的匱乏感。在 1992 年清邁曾以 chiang mai social installation 通過教授、老師，將藝術家從展場的白盒子帶入公共的場域，這個場域指的不僅是安置在公共空間的藝術作品，更是關於公共議題以及所處環境的整體行動，而與曼谷中心的商業化藝術大大的區別的開來。很可惜的是 chiang mai social installation 僅舉辦了



兩屆後便停止，至今清邁雖然有許多年輕的、尖銳的藝術家，但在 CAC 的想法裡這樣還是不足的。這也是為什麼他們名為 Chiang Mai Art Conversation 的原因，因為一個有活力的藝術生態，需要更多的協作、連結和對話發生！

CAC 沒有人是 一座孤島

is time to map our culture 研討會像是拋擲出一顆石子落入安靜的池底。透過逐步的思考和推演，一次一次的將清邁的藝術家喚醒。而繪製一張清邁藝術地圖只是它的第一步，一個從中發現可能性也同時遇見問題的試探，去詢問，我們是否有可能再次集結？如果願意嘗試，你會投入多大的努力？

這不免讓人對應到台灣，特別是台北的藝術情景。我們有多久沒這麼想了呢？但在最近的一兩年，已經可以看見台南的藝文生態正在朝這個方向努力著。

這不免讓人對應到台灣，特別是台北的藝術情景。我們有多久沒這麼想了呢？但在最近的一兩年，已經可以看見台南的藝文生態正在朝這個方向努力著。



RACHABURI THAILAND

BAAN NOORG 叻丕府，泰國

位於曼谷西南方叻丕府（Rachaburi）小鎮的 Baan Noorg 空間，是在打開一當代進行台泰當代藝術交流的過程中，將藝術家與藝術家之間的情誼與思維，轉化為實體場所的特殊案例。這個空間由參與台泰交流展的四位藝術家 jiandyin（夫妻兩人以此名稱共同發表創作）、曾參加 2007 卡賽爾文件大展的藝術家 Sakar in Kru-On，台灣藝術家許家維以及我共同承租成立。此處是一個全新而等待被塑型的場景，我們將它命名的方式 Ban Noorg，意思是泰文中的”後村”，同時也是都市人常常拿來嘲笑所謂”鄉下來的人”的俗語。從這樣的命名中，也給予這個今年才甫承租的空間一個基調和語言，或者說一系列的提問。究竟在當代藝術的地緣政治中 中心 / 地方之間的對立是什麼？是真實的還是虛構的？又或者如果真有個邊緣（鄉下）存在，那個當代藝術與之對話的平台、語言又會是如何？

藝術家 jiandyin 於今年中，帶領一群法政大學的學生於暑假期間在這個空間進駐。jiandyin 試著向學生拋出一個問題”如果將 baan noorg 這個地方，這個鄉下的村莊當做一座美術館或博物館，那其中的藝術品會是什麼？”

在暑假期間幾週裡，學生以分組討論並且訪談當地居民、鄰居，並得出相當有趣的回應與對話方式。其中一組同學試著找尋當地非常鄉下的獨特口音與用語，這些用語只有少數年長的一輩才會使用，有些甚至與原本的泰文用字發



音完全不同。另一組我覺得很有意思的，是去尋找這個聚落的老店家，至少從祖父母、父母到第三代的。右邊的圖是其中一家店家，由於 rachaburi 是以畜牧業為主，生產品質非常優良的牛乳，這間店便是販賣新鮮牛乳和冰淇淋製品的歷史店家。這群學生為此特別製作了一張”隱形的獎狀”，用打印的印刷手法，印出一張只能靠觸覺閱讀的歷史證明書。似乎在賦予價值的同時，也感嘆時間的流逝與不可捕捉。



BAAN
NOORG
藝術如果不是
發生在城市？